



杨仁山
与金陵刻经处

愿力

申赋渔 著
李玉祥 摄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愿力

——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申赋渔 著 李玉祥 摄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前言
007

第一场 送别
017

第二场 仁学
033

第三场 噩耗
051

第四场 退婚
073

第五场 自由
089

第六场 佛缘
105

第七场 精舍
121

第八场 聘师
141

第九场 门下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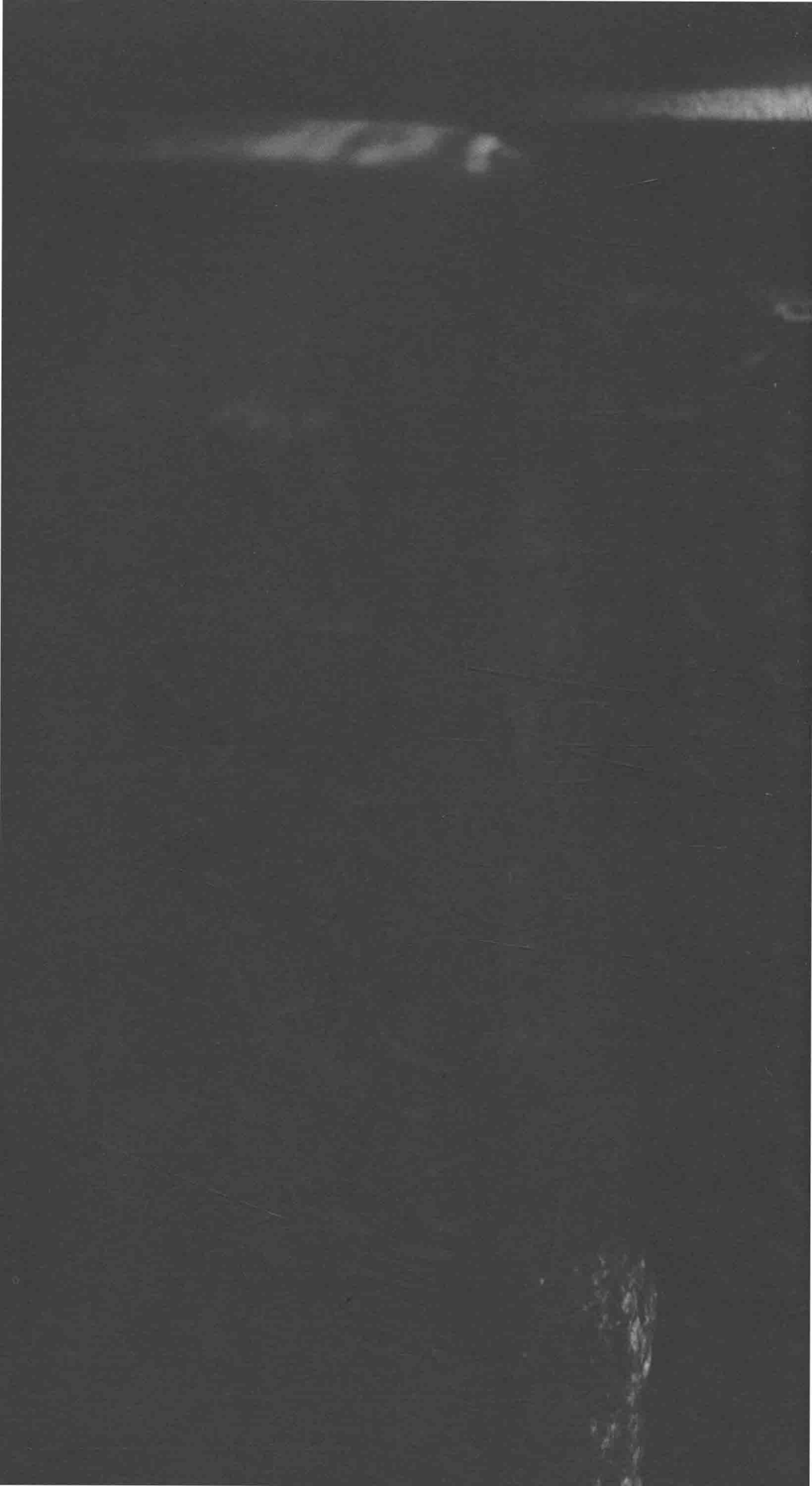
第十场 分家
169

第十一场 西去
179

后记
187

金陵刻经处简介
192

唯除大愿，
入生死界，
为度群生，
作狮子吼。
——《大乘无量寿经·愿力宏深第二十九》



愿力

——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申赋渔 著 李玉祥 摄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目录]

前言
007

第一场 送别
017

第二场 仁学
033

第三场 噩耗
051

第四场 退婚
073

第五场 自由
089

第六场 佛缘
105

第七场 精舍
121

第八场 聘师
141

第九场 门下
155

第十场 分家
169

第十一场 西去
179

后记
187

金陵刻经处简介
192



[前
言]

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學有關係，
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梁啟超

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反差巨大的两个世界是解读注定不朽的心灵的背景。“读懂居士杨仁山，”我想，“应该从巴黎开始。”

从我的住所到埃菲尔铁塔，步行只要半个小时。巴黎的天黑得晚，吃过晚饭，走到埃菲尔铁塔，绕一圈再回来，天还亮着。每次走到埃菲尔铁塔底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杨仁山。我希望自己能体会到一百多年前，杨仁山走在铁塔底下的心情。我到巴黎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阅读他的材料，一直在写他。我希望自己能够更深地理解他、能够走进他的内心。

埃菲尔铁塔是1889年建成的。法国为了庆祝大革命胜利一百周年，决定在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开这个博览会，其实也是为了洗刷普法战争带来的屈辱，重新张扬自己文化的自信。他们做到了。当铁塔在塞纳河畔高高矗立的那一刻，它立即成为世界工业革命的象征。

而当工业革命席卷整个世界时，中国依然在黑暗之中摸索。1889年，杨仁山五十二岁，是中国驻英法使馆的参赞，作为公使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博览会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次大呈现，盛况足以把人们的情感全部点燃。

有一百层楼高的埃菲尔铁塔，用了二百五十万个铆钉、七千三百吨钢铁，所有零件都是在工厂做好，然后现场组装。组装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

铁塔从塔座到塔顶有着一千七百多级阶梯，其中还安装了可以自动上下的电动升降梯。这是人类的通天塔。通天塔下，密密麻麻的人们，说着各种的语言。语言已经不成为他们欢呼的障碍。

铁塔上，因为安装了爱迪生的电灯，让夜晚也变了样。不只是铁塔下的战神广场，不只是巴黎，而是整个世界，黑夜不

再漫长，黑夜变得美丽。

世博会的机械展厅内，长长的队伍排在爱迪生作品的展台前面，人人都想听一听新发明的留声机里的声音。

陆军展览馆里，从马刀、短刀、长矛，到左轮手枪、步枪、马克希姆小型炮，再到 Canet 大炮，越看越使人心惊。枪弹有的小如橄榄、有的大如木桶，有的是一枚一枚发的大圆炮弹，有的是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射出三百发的小炮弹。人类已经把杀人的利器，做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陈列在这里的，都是悬在弱者头上的屠刀。

其余如自动化的大型机器，来回接人的有轨火车、美若梦境的自动喷泉，无一不让人心醉神迷，又激动难安。这是西方文明的自豪与炫耀，同时又彰显着他们的自信与雄心。

中国呢？清政府说路途太过遥远，展览也是大亏其本，算了，不参加了。商家要去，自便。于是只能在铁塔旁的一个角落里，搭建一个简陋的中国馆。商家们也是尽力了，拿出了压箱底的瓷器、丝绸、竹器、乐器、漆器、香精等等，期望以传统的中国之美，来打动猎奇和怀旧的游客。至于彰显国力的工业产品呢，几乎没有。中国摊位上能看到的只有犁、镰刀、剪刀。

在这个博览会上，展示的不只是国力，还有心气。

杨仁山走在一个又一个的展馆之中，既震撼，又难过。

早在 1878 年，作为中国驻英法钦差大臣曾纪泽的参赞，他曾在英国生活了五年。曾国藩在世时，跟儿子曾纪泽说过，杨仁山有大用之才。曾纪泽记得，出国的时候，便请杨仁山随行。这次一来就是四年，杨仁山带了大儿子杨自新出来，让他到法国学习工程与测量绘图。

1886 年，江西巡抚刘芝田前往法国替代曾纪泽，他又请杨仁山同往。杨仁山这一次，带了二儿子杨自超前往。他想让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后来，杨自新负责修建了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的炮台。杨自超去了后来培养出蔡锷、杨树达、范源濂、方鼎英等人的湖南时务学堂，讲授他从英国学的测量学。

杨仁山在参加过巴黎博览会后不久，就回国了。他把全部的薪水都买了新式的科学仪器：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地平仪、测向仪、陆地记里轮、寒暑表、量潮器等等，有几百种。他希望用科学来改变中国。回到南京，就在他的家中，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测量学会。会员中有谭嗣同、刘世珩、缪荃孙、郑孝胥、徐乃昌、茅子贞等等，都是当时的杰出之士。他们希望由这个学会，造就出世界一流的科学人才。只可惜，不久之后，清政府就杀了学会的骨干谭嗣同，他们的科学救国之梦也就成了碎片。

杨仁山在欧洲专心考查了英国的政治和工业等多个方面，对欧洲各国富强的根基有了很深的领悟。除了科技的进步，还有就是他们的制度与文明。“欧洲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仿效西法，不从切实处入手，乃徒袭皮毛。”杨仁山觉得，只有改造灵魂，才是救国之道。而改造灵魂，得从佛教入手。

此时的佛教在中国是什么状况呢？

清朝末年，佛教本已衰微，加上太平军“拜上帝教”排斥所有文化，所到之处，焚烧学宫、庙宇、道观，无像不灭，无经不烧。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东南数十省，已经找不到一本佛教经典。佛教到了濒于灭亡的地步。

杨仁山认为大乘佛教中有着普度众生的担当与情怀，立意复兴佛教，从而振兴国家。

早在1866年，杨仁山就刻印出了《净土四经》，其后又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至1911年去世，四十余年间，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佛教经典两千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张。杨仁山先后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寻回了《中论疏》《百论疏》《唯

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三百多种国内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刻印流布，使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教义复明。

1910年，中国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七十三岁的杨仁山又来到会场。此时，距他上次参加巴黎博览会已经二十一年。人们请他发表演说。杨仁山拄着拐杖，环视冬日暖阳下如潮的人群，徐徐说道：“……世间苦乐境界，皆是过去世中，因起惑而造业，因造业而受报……不如以佛法导之……”

十一个多月后，1911年10月8日，杨仁山离开人世。家人弟子，把他埋在金陵刻经处。去世之前，杨仁山吩咐，把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金陵刻经处，也是全家人的安身之所捐于十方。同时，却把多年来因为刻印经书欠下的巨债分配给子女偿还。他说：“国家将有大乱，我的丧事从简。你们大家都走。经版所在，即我遗体所在。我总跟着经房经版。”

杨仁山去世两天之后，辛亥革命爆发。

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一个他能预见的时代，却再不能参与的时代。

1889年，埃菲尔铁塔建成的这一年，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出生。她成了全家最受宠的宝贝。因为祖父的支持，她没有缠足，她退了奶奶、父亲给她定下的婚事，她留洋读书。三十二岁时，杨步伟嫁给了语言学家赵元任。1981年，杨步伟去世。去世前，她交代家人，把她的部分骨灰，埋在祖父的旁边。

祖父是最疼爱她的人，也是她最敬爱的人。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倾注了对祖父无限的思念。是祖父改变了她的一生。

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以杨步伟的视角，

来叙述她的祖父呢？也许，这样会更亲切，让他离我们更近。也许，这样一来，我们没法看到一个全景式的杨仁山的一生。可是，读懂一个人的，也许只需要几个片段。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大舞台，人们上场的时候并不多。而在场上的那片刻，才是最重要的。

那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而杨仁山的一生，正是那历史的写照。他参与其中，他在其中发力，他对推动这历史的车轮，尽了他的力气。

他刻印了千万卷的佛经，他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佛学院“祇洹精舍”。他的学生中，有“为国流血第一士”谭嗣同，有“民国佛教领袖”太虚法师，有佛学大师欧阳渐。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杨文会，字仁山）。”杨仁山在历史之中，却又站在历史的高处，向着未来眺望。他们希望用信仰来改变未来。

杨仁山曾对朋友说：“一百年之后，中国必将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也许，这句话，当他走在1889年的埃菲尔铁塔底下时，就藏在了他的心里。

一百多年前，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舞台上，居士杨仁山和他同时代的有志之士们，就已经徐徐拉开振兴中华的大幕。